

如果沒有

寫在前面—

這絕對不是一篇合乎標準碩士論文規範的誌謝文。

但是身為天性喜歡在學院論述邊緣來去的酷兒研究者，我得以縱容自己在正規的論文書寫外，偷渡情慾於此文中。相信有興趣閱讀這本論文的人，一定也會了解這樣的逾矩正是身為酷兒／同志所與生俱來的僭越本能。也因為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天性使然，我今天也不會完成這篇誌謝辭。而誌謝所需要特別感謝的便是那些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交雜的因素，我不會成為今天的我，更遑論這本碩士論文的出現。

因此，如果沒有底下這些人的支持與鼓勵，誌謝將一如潑墨山水中的留白一般，只能平添想像。



如果沒有我的父親與母親—

最該感謝的是你們長久以來對這個怪異到極點的兒子的忍耐與包容。我知道我從來就不是個可以讓人放心的孩子，而你們也總是提心吊膽地深怕這兒子不知又會搞出什麼鬼花樣來。但是，如果沒有你們給了我這個常被外人用精明幹練及鬼靈精怪所形容的腦袋，我今天沒有辦法完成我的心願，寫完一本我理想中的碩士論文。也正因如此，你們雖然替我心急我在求學路上花了比別人多的時間，還是在我背後默默支持我，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完成我的碩士學位。你們如同一般華文地區的父母一樣，總是吝於稱許自己的小孩，只有在別人稍稍誇讚時，嘴角略為帶點微笑，但又深怕過於聲張似的加以否認。只希望自己的孩子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地完成每個階段所該完成的課題。

我們的相處模式也如同典型的華人家庭一樣，總是防守著某些界限，刻意忽視了情感的表現與溝通。但是，往往在孩子有困難時，你們總是第

一個一腳跨過所有的界限，張開羽翼保護著孩子，儘管孩子們其實都長得比你們高，比你們強壯。

也正因如此，這本碩士論文的第一篇誌謝，理所當然是該獻給你們。

如果沒有這些恩師們—

求學路上，我向來也不是個用功且專心的學生。雖然不至於調皮搗蛋惹得老師教官一天到晚在我背後氣得七竅生煙，但也絕不是那種領書卷獎的乖學生。反之，在所有老師的眼中，我永遠是被歸類在天資聰穎、用功不足、意見很多、特立獨行的人。

然而，我該說我是幸運的。

因為一路上，其實有太多恩師以他們豁達的心胸，容忍了這個學生許多早發的奇思怪想，也鼓勵了這學生堅持走完自己想走的路。

我的高中老師以及我的慘綠年少—



把時間拉回到青春少年的高中時期，十幾歲的我不甘整天待在四四方方有著咿呀作響的風扇的教室中，我千方百計翹課請公假、寧可到圖書館借一堆散文小說，也不想窩在教室算三角函數或是永遠也搞不懂的機率問題。但是，我的高中導師—周志豪老師，卻是這樣的包容我，給我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雖然她也擔心這麼不容於臺灣教育制度的我，會在大學聯考中敗北，然而沒有她對我偏心的放縱，我也無從在大學甄試中表現出自己的特質，也順利地提早成為大學生，免於聯考的煎熬。雖然高中畢業至今已經十年，但是老師的關心始終是在的，特別在我歷經生命的第一個低潮期時，從旁鼓勵、開導我，才得以讓我有力量繼續完成碩士論文。雖然，在這本論文上周老師對我沒有直接的幫助，但是那深厚的師生情誼才是溫暖我走出黑暗的重要動力。

啟蒙我思想的大學老師們以及我的黃金 Shineboy 年代一

時序進入到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〇年間，我的黃金大學年代。

高中極混的我，幸運地在大學甄試中，進了實踐大學外文系，也破天荒和其他幾名男生一同成為實踐外文第一屆招收的男生。身為「性少數」的男生，理所當然地總是比較容易成為眾人目光所在。當年的系主任，李普生老師，可以稱得上是啟發我更多奇思怪想的第一人。上了大學，還是一樣混的我，常常會在翹了他的課之後，又在下課時間後在教室外等他，或是聽他隨口念個兩句，抑或是陪他在學校水溝邊抽根煙。而屬於他的很多思想精華，反而是在這個時候一點一滴的影響我。他可能從來沒想到，這個從大一到大四每年修他課，每年翹他課的學生，所學到並不是他在課堂上所教的知識，而是另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而這是我認為我獲益最多的地方，也讓我立下志願想走進學術界，希望能有機會教育我的學生，用不同的方式看這個被許多教條所僵化制約的世界。

有了在思想上啟發我的恩師，當然更少不了在文學及文化場域上開啟我更多視野的蔡秀枝老師及蕭瑞蕭老師。一位帶我走進文學理論，發現理論間奇妙辯證關係，另一位則帶我闖進性／別研究的殿堂中。永遠記得在秀枝老師的課堂上，她包容著我們對理論的一知半解，深入潛出的帶我們悠遊在各家理論場域間，帶著我們去開展理論與文本交鋒時的無限可能。在進了研究所後的我，不會對理論產生懼怕與排斥感，也多半來自於這一年在課堂上的天馬行空地讓自己的思想與大師理論產生對話空間。

而在瑞蕭老師的性／別研究課中，我是那唯一修課的男生，也因此比其他人多更多發言的機會，以及用另一種視觀來看待我們可能習以為常的事物。老師總是細心帶領著我們在文本之中抽絲剝繭，找出那些蘊含著性別符碼的細節。這樣的訓練，其實也奠基了我日後在念研究所時，面對我所分析的文本時得以來去自如大玩拆解與縫合的遊戲。也從當年課堂上唯一的男生成為唯一還堅守著致力於性別研究的學生。

因此，如果沒有大學時代這些恩師的啟蒙，我不會順利跨進研究所的

窄門，在知識系統的建構上，是他們給了我第一頁。

激勵我思考的研究所老師們以及我的 TwilightZone—

因著對文化研究的熱愛，順利在研究所考試後進入了交大語文所，成了第一屆的研究生，也順理成章的得到老師們更多關愛的眼神。

當第一屆是辛苦的，也是幸運的。沒有前人替我們開橋鋪路，所以在研究的路上都得靠自己摸索。但幸運的是，身為第一屆的學生，師生比是成正比的，也有了更多機會與老師相處。

因此，當年所上所有專任老師開的課，我每一門都修過。從周英雄老師、馮品佳老師、蔣淑貞老師、林建國老師到白瑞梅(Amie Parry)老師，都在研究所的課堂上給了我¹最紮實的理論訓練，也在生活上給了我相當的助益。雖然修課時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書永遠念不完，但是那個瘋狂啃書本，累積知識的年代，生命是很充實的。

除了以上的老師外，當然更不能忘記我的指導教授—張靄珠老師。靄珠老師，在我們同學及小一屆的學弟妹口中，我們總喜歡暱稱她為張媽。這是因為靄珠老師在我們眼中，不只是個老師一般教導我們，更在生活上就像媽媽一樣，會去分享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而我更幸運的是，不只修過老師的課外，更成了她指導的研究生。

我常覺得跟老師的相處其實不只是師生的關係，更像一家人一樣可以分享很多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每當我跟我其他朋友提到我會跟指導教授吃飯、喝咖啡、看戲，甚至可以一聊電話聊兩三小時，他們總是會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因為在他們的印象中，總是為了論文或是paper躲著老師，更別說是吃飯聊天了。慶幸的是，靄珠老師總是包容著我論文中許多不成熟的論點，細心地回應我的想法，讓我得以有更多思考辯證的空間。而且在我生命遇到前所未有的黑暗期時，老師不但沒有責難我，反而從旁鼓勵並且陪著我走過那陰鬱的時光。因此這本論文得以完成，靄珠老師可以說是背後的那隻推手。也讓我從老師身上學會了指導學生時，適當且適時的關

心與鼓勵是會帶給學生莫大的信心。

除此之外，擔任我碩士學位口試委員的清華大學中文系劉人鵬老師以及臺灣大學外文系蔡秀枝老師在閱讀完我雜亂無章的初稿後，也都給了我非常寶貴的建議與評論，讓我得以再次檢視論文中的缺失，更是萬分感謝。

因此，如果沒有這些老師們在研究的過程中給我適時的指引及指正，我想我難以完成一本我理想中的碩士論文。

如果沒有你們這些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好友們——

人家常說大學有三大必修學分：愛情、社團與打工。

而我認為完成論文也有三大要素：父母，老師以及朋友。

我常覺得我是何其幸運地擁有這麼多支持著我的好朋友們。我難以想像沒有你們的日子，將會是多麼無趣與了無新意。

Simon，當然是第一個必須要提到的好朋友。一個夏日午后，兩個都不是交大學生的人，卻因緣巧合透過交大bbs而結識。更是為我的大學年代開啟了一扇奇妙的窗，讓我得以更加揮霍屬於大學的青春與任性。我懷念那個上完課，直奔師大路吃飯打屁的年代，也懷念那每個週末跑Funky跳舞、逛黑街、唱KTV、吃清粥小菜的日子。一路走來，你看過我的任性與驕縱，也看過我意氣風發及失魂落魄，最好與最壞的一切，你都陪我走過。考上研究所那年，你也決定離開台灣去加拿大，我在中正機場哭得亂七八糟。爾後，這之中你偶爾回來，我們總是會找機會相聚。平常的日子，偶爾透過網路及電話聊聊彼此的近況，你總是關心著這個你口中有史以來認識最任性也最驕縱的朋友。知道嗎，好像也從來只有你知道怎麼對付我的爛脾氣。這本碩士論文，記錄的很多是你陪我走過的那個年代，我能做的就是把它好好寫出來，除了為這島國上的同志文化盡點心力，也是為了紀念那個屬於我們的年代，這是我這輩子很重要的一段日子。

小安、小強以及好久不見的亦芬，我們總是在週末的台北上演屬於我們自己的Sex and the City。一起逛街、一起買衣服、一起找美食、一起慶

生、一起唱歌、一起看電影、一起分享生命中的點滴，豐富了我研一及研二被功課及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的生活。四個人常常此起彼落吱喳著，許多經典的笑話及台詞就這樣應運而生。印象最深的便是在2001年的年底，我們四個人勾著手並肩走在深夜的台北街頭，屬於我們的嘻鬧劃破了台北的天際。每次當我趕paper趕到凌晨，總是拉著還沒睡的小安，伴著初昇的太陽走到家附近去買山東娘子好吃的包子跟涼麵；還是在半夜一時興起殺到士林去買念念不忘的燒烤，更在彼此心情不好時互相安慰打氣，或是乾脆兩個人殺到KTV唱通宵。而小強，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是在中外文學上，當時正震撼於你寫出這麼優異的《孽子》研究。雖然常愛奚落你在生活上的少根筋，但是對於你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我可是一直當成是標的物。懷念那個你常從中壢或是台中，跟小安窩居在我台北的小窩裡，更永遠不會忘掉我那張小小的雙人床，居然在那年你生日時擠了5個人睡在上面，到現在我還是很懷疑那天我們到底是怎麼睡的。而這一切，不都是我們共同生活過的點點滴滴，也讓我研究生活之外，有個透氣的管道。

蕙玲跟楚孟，大學時代延續至今永遠的「三人行」。從大三開始，我們因為許多因素而結緣。知道嗎，我一直想念著那年寒假，我們一起去逛年貨大街，買了一堆食物窩在我家每天看vcd。那年冬天特別寒冷，我們把床跟棉被都拉到客廳，就這樣待了好幾天。雖然是很廢的生活，但是那是我們記憶中很鮮明的一頁。寫這本論文期間，你們總是體諒著我多變的情緒，雖然偶爾還是會鬥鬥嘴，但是我知道這是好友間彼此關心及戲謔的方式。也懷念著你們在半夜拎著玉米罐頭，殺到我家來要我煮玉米濃湯。更是不會忘記，我們約定好每年情人節，不管有沒有情人都要一起過。因此，寫完這本論文該感謝的是你們那麼地包容著我。

小偉、旭、小竣、阿陸和小鬼。你們在不同的階段進入我的生命中，彼此也都成了好朋友。最感動的是你們永遠在我需要人分享時，適時的出現，不管是好是壞。跟你們個別的相識，橫跨大學及研究所，卻都因為交心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份。這一路走來，我的生活因為有你們相伴，而豐富了不少。第一年到新竹念書，是小偉開著車帶我去採買生活必需

品，也在我受不了宿舍的酷熱時，窩到他房間去分享冷氣。旭，雖然我們都在台北，見面時間卻不多，但是在我有困難時你是第一個跳出來幫我的人。知道嗎，那一夜你到我家來找我，我心裡是莫名的感動，為的是這一份真誠的友誼。小竣，這本論文你的功勞也不少，你可是我最盡責的助理，總在我打字打到兩眼昏花後，幫我細心地一個字一個字校正。阿陸，跟你在一起總是會被你詼諧的話語逗得發笑，有你在的場合總是充滿了歡樂，該謝謝的是你一直陪著我分享了從大學到研究所的點點滴滴。小鬼，年齡最小的你，也最後進入到我們的圈子之中，看著你一路的成長，其實好像也在看自己當年剛到台北時的樣子，也該謝謝你在我有需要時總會支持著我。

雅芳跟表哥，我在研究所的好友。常覺得在研究所中並沒有特別認識什麼好朋友，一來因為不常回學校，二來因為自己的個性怪。不過還好有你們兩個陪著我渡過研究所的這段時光。雅芳，你永遠是第一個回應我論文想法的人，你快速且富見地的想法，也常讓我適時地修正了論文中的繆誤。表哥，看到你總是想到與世無爭這幾個字，謝謝你在這段時間分享了我許多牢騷，讓我在情緒上得以紓發。

川、毓鈞、偉榮、國惟、智育及鴻展，我的高中好友及現在的酒友們。在修改論文的後期，以及準備語言考試的這段期間，是你們陪我渡過搬回高雄的不適應及分享我的快樂與難過。我們都是認識十多年的高中好友，幸運的是我們的友誼沒有因為畢業就斷了，反而更加歷久彌新。週末在pub的小聚，成了我在回高雄修改論文之餘最期待的活動。幾杯Long Island，幾句嘻鬧的話語，成了我這段時間動力的來源。因此當這本論文進入送印階段時，我最想做的便是和你們好好地喝上一杯。

當然還有許多在這段時間給我支持與鼓勵的朋友們，雖然無法一一寫出你們，但是請相信我對你們同樣真摯地感謝著。這本論文理所當然也該是獻給你們，謝謝你們在這一路上的陪伴。

如果沒有那些為了同志努力及驕傲身為同志的人—

除了以上感謝的這些人外，臺灣這十多年來許多對同志文化及運動而努力的人，不管是運動者、學者、學生還是一般人士，沒有你們的付出，我們難以見到同志文化與運動在九〇年代的臺灣如此地大放異彩。因此，這本論文是記錄了你們所共同創造的那個輝煌的年代，也希望得以延續著這樣的光芒，照亮未來那更長遠的路途。我相信因著你們過去無私的付出，同志的文化得以在這島國上以秀異方式展演著。

如果沒有你—

我的碩士學位，有一半是該頒給你的。

在我進入論文寫作的階段，也是開始進入了我三十年生命來最狂亂的兩年，你卻在此時踏入了我生命中。在一起的這段日子，你得無奈著承受著我突如其來的脾氣，奈著性子安撫我，收拾風暴過後的殘局。在我被壓得喘不過氣時，也是你丟下工作，陪著我出國去。我懷念著 Bali 的陽光與海水，懷念著在那無拘無束的日子，更懷念著和你在一起的點點滴滴。

是你陪著我走過這段日子的風風雨雨，你保護著我不再受到任何的傷害，儘管你已經被我害的遍體鱗傷。知道嗎，你常說自己笨，覺得自己比不上我，但是在我眼中，你才是那個最懂我的人。我懷念我們在一起的所有時光，不論甜蜜還是爭執，不論熱絡還是冷戰，因為我們都在彼此生命中寫下那厚厚的一頁。你一路陪著我，看著這本論文從散亂的初稿，到今天可以裝印成冊，這本論文跟 Miu-Miu 一樣，都是我們最疼愛的小孩。因此，這本論文是該獻給你的，而你也是我最初及最終的 beloved—小典。